



上海刑事 1988 上海洛因

纪实文学精选

韦纬组 张展超 编

漓江出版社

上海刑事·1988之海洛因

韦伟组 张展超 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8—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右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17,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7—5407—0571—X/I·427

定价: 3.95元

目 录

西山尼姑·····	麦展穗 (1)
上海刑事·1988之海洛因·····	顾亦礼 (46)
金钱诱惑下的罪恶·····	雷文习 肖永华 (89)
桂北金三角传奇·····	黄 魂 (119)
神人之谜·····	宋绍明 (147)
沉重的婚姻·····	崔注厚 (221)
夏夜,有一支队伍在行动·····	刘文杰 李绿江 (245)
梅开二度·····	胡 真 (268)
分配大角逐·····	李绿江 (288)

西山尼姑

——释宽能法师

麦展穗

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的遁入空门，多年来，曾引起人们的许多猜测，众说纷纭，使她成为一个极富神秘色彩的佛教界人士。

她的遗体荼毗（火化）后，在骨灰中发现了三颗半透明状的骨珠，佛门称之为“舍利子”，是修炼成正果的结晶。

据考，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首次人体火化后得到的舍利，也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尼姑的生身舍利！

——题记

1946年。秋。梧州。

远处的山峦依然黛青，薄暮中，紫烟笼罩，若隐若现地显出其空濛的青丽山色。附近，长满了参天的古松、古榕、

古樟，浓荫相接，郁郁葱葱。一条蜿蜒伸向幽深处的石板小路，飘落了片片枯叶，一派清冷肃杀。

一个五十出头的女人，步履缓重地沿着小路走来。她身着一件淡蓝色的旧旗袍，一双平跟鞋，神色疲惫、忧戚。

夕阳沉落。在一阵扑愣愣的鸟翅声中，那女人抬起了她那愁云密布的脸庞，两条淡淡的眉毛紧紧地结在一起，眉下那双眼睛幽幽地注视着众鸟投林，心里更觉淡漠。

前面出现了西竺园尼姑庵的朱红建筑。伴着诵经，“叮叮”引磬声隐约可闻。疑虑片刻，她不觉自主地移步而去。

穿过林木扶疏的院落，只见挂满了丝布幔的佛殿里，烛光跳跃，香烟浮动，十几个尼众正在一个年长的妙真带领下，由引磬为前导，绕殿而行，边行边诵经，仪态恭谨严肃，眼睑下垂。

那女人知道尼众们正在进行的是暮课诵，念阿弥陀经，不禁肃然垂首。

也不知过了多久，诵经已毕，尼众们鱼贯而出，目不斜视。那女人双手合十，举于胸前，一脸虔诚。那个年长的妙真最后走出佛殿，发现她后，施掌答礼道：“愿你吉祥。请问施主，你有何事？阿弥陀佛！”

她这才抬起脸，发现妙真慈眉善目的，正在关切地注视着自己，顿时心里一热，清泪夺眶而出。她有一种寻到依托的感觉。

那妙真注视片刻，得知她一天粒米未进时，领她进了斋堂，让一小尼端来一碗斋面，请她进食。

那女人一边吃，一边滴落泪水。她想，半生经历，半生辛酸，世道如斯，世道艰难，何不就此遁迹空门，做个出家

人，忘却一切的痛苦和烦忧？于是，她放下碗，向妙真道出了宿愿。那妙真先是摇头，继而缓缓道：“做一个僧人，要遵照戒律过清静俭约的生活，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心、不绮语、不饮酒、不涂香装饰，不观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床位，不接受金银财宝，不算命看相，不诈示神奇，不掠夺和威吓他人。这些，你都能做到么？”

她的神色早已平静如水。她双手合十，虔诚地向妙真鞠了一躬：“我能做到。我听过一些佛教教义，我愿修持佛学，摒弃一切杂念，以求佛光普照……”

那妙真双目微启，沉思了一会儿。这个有着不凡气质的女人，那悲切、那虔诚，显然已打动了她的心。

“请问你的俗名、何方人氏？”

“俗家姓龙、名六纬，广西临桂县人。”

“好吧。”妙真伸出苍老的手轻轻地按在她的头顶上，请你在儿稍歇一会儿，等下有人领你去庵舍。”说罢，便走出斋堂，消失在扶疏的林木之中。

她注视着妙真远去的身影和门外的暮色，沉甸的心绪似乎已减轻了许多……

二

六纬第一次同佛经发生接触，是在三岁那年。

初冬的一个清晨。天还未全亮，弄堂里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紧接着，屋门被撞得山响，还有粗暴的吆喝。六纬

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惊醒了，吓得紧紧地搂住母亲，睁大一双惊恐的眼睛。父亲顾不得穿衣，只身着内衣裤，趿着一双布拖鞋赶紧去拉开屋门。

“呼”的一声，夹着嘶啸的寒风，大门外猛地闯进七、八个手持钢刀的黑脸膛大汉。

“谁是龙泽厚？”为首的那个汉子躁脚吆问。

“敝人正是……”父亲被吓得脸色煞白，战战兢兢地回答。

话音刚落，那几个汉子早已冲上前将父亲五花大绑，然后将屋子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古董、字画、衣物遍地狼藉，不堪入目。

那几个汉子要将父亲推走了，家中大小这才回过魂来，顿时，凄厉的哭声划破了寂静的冬晨，在濛濛的上空长久地颤抖……

原来，早在1892年，祖父病故，父亲从四川奔丧回到桂林，结识了当时居留桂林、闻名全国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彼此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正是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次年，父亲才带领全家到上海定居，与张足君女士共同兴办国学，并创立女子天足会。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遇害，父亲因与康有为关系密切而受到株连。

父亲的突然被捕，使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家五口，全靠母亲一人做针线活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祖母因此而病倒，不久，在惊吓和焦虑中离开了人世。

父亲仍身在牢笼，母亲廖元华心焦如焚，无计可施，只好向平日常来往的宗仰老和尚求救。而这位慈悲为怀的出家人，除了叫母亲多念几遍《大悲咒》之外，也想不出什么

好的法子。于是，母亲只好每天在香烟缭绕的堂屋里捻佛珠诵经，乞求佛祖保佑。幼年的六纬站在一旁，茫然地看着母亲所做的这一切，觉得周围似乎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三

两年后，父亲被释放出狱。已五岁的六纬几乎认不出了他：瘦骨嶙峋，衣衫褴褛，胡子长长的，如同叫化子一般。

看来，上海已不宜久居。父亲出狱之后，旋即前往广州，并在友人的劝说下留在广东，在省教育局任职。不久，又把全家从上海接到广州，住在小北门大石街。

六纬踏入小学校门的那一年，父亲应聘到汕头担任大同大学堂堂主（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大同大学堂位于南海之滨，环境优美。每逢节假日，父亲就常常接姐姐和她到那里去玩耍。

七、八月的阳光炽烈地照射在海面及沙滩上。那些白色的细沙，被阳光晒得滚烫。海面上，象是敲碎了一海的玻璃屑，反射着点点光华，亮晶晶、明晃晃的，炫耀得人睁不开眼睛。六纬和姐姐赤着双脚，迎着带着咸味的海风，在海滩上拾贝壳。浪花一下又一下地扑涌上来，舔着她们的脚踝，冲刷着她们留在海滩上那两行细小的脚印。她们捡呀、捡呀，顾不得已晒红的小脸蛋和额角滴落的汗珠，弯着身子细心地辨认心爱的贝壳，似乎一直要捡到世界的尽头。

五彩斑斓的贝壳，寄托着六纬那五彩斑斓的梦。

那时，学校里读的是四书五经，开学时还得拜孔夫子。记得1908年光绪皇帝死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要在腰间束一条白布，为皇上戴孝。学校里设有孝堂，学生上学先要到孝堂拜过皇上牌位，然后才上课。但她们的先生是一个新派人物，常向她们宣扬和灌输新思想，并鼓励她们日后出洋留学，学有所成。

在主持大同大学校务期间，父亲有暇常研读《易经》，有时还向六纬和姐姐讲述他的心得。父亲是清末优贡出身，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当过知县，见多识广，知书达礼。姐姐叫九经。《礼记·中庸》：“凡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即指规范、礼义。显然，父亲期望九经将来是一个尊崇三纲五常、礼教仁义的规范女子。与经相对为纬。她的取名六纬，乃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殷殷之情不言而喻。

四

1910年，六纬在广州女子师范毕业了。十五岁的她，已长成为一个文静而又清秀的少女。

毕业的那天，真是六纬最欢悦的日子。中学几年，她在班上一直保持名列前茅而品学兼优。父亲特意从汕头赶回广州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六纬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她身着白衣黑裙，留着过耳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脸呈瓜子型，粉白透红，透着少女的清新气息。六纬在台上温

婉从容，口齿清晰，带着腼腆的神情，一下子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父亲坐在家长席上，不禁眼眶湿润。

毕业典礼结束后，六纬在散落的人群中找到了她的父亲。父亲的鬓边已生白发，额上已有皱纹，神情疲惫，憔悴。呵，自己长大了，父亲却衰老了。

父亲以欣慰的笑容迎向了她。

“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

“上完师范大学，再出洋留学。”六纬仰起清秀的脸庞，一双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稚纯和坚定。

父亲把手放在她的肩上，颌首道：“有志气！”顿了一下，又说，“六纬，你从未回过广西的老家，你还是趁这次暑假回去一趟吧，不然，别人会说我们忘记根基祖宗的。”

六纬顺从地点了点头。

次日，刚好有一远亲要回广西，父亲嘱托那人带她一起同行。

从广州到梧州、桂平一直是水路，再由桂平乘汽车上柳州、桂林，整整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回到老家临桂县两江村头村。

龙家在当地是名望大户，祖父龙朝言在清光绪初年曾任翰林院编修，江苏雒容知县等职。现在，尽管已破落，但那几栋青砖瓦屋和褪旧的朱漆大门，仍可看出当年的不凡气派。

听说龙家的从未见过面的小姐回来，村里的乡亲们都感到很惊奇，都想一睹这位在上海出世的小姐的丰采。果然，六纬的清秀和颇有教养的气质，无不引起村人们的啧啧赞叹。举手投足间所显现出来的大家闺秀风范，使他们仿佛又

看到了当年龙家的鼎盛和富贵。六纬也很喜欢家乡里的一切，那古朴的厢房，那被风吹皱的碧绿池塘，后院遍地缀满的红、黄、白、紫野花，还有乡邻那纯朴憨厚的民风，使得六纬着迷不已，流连忘返。

每天清晨，六纬在几位表姐妹的陪伴下，打开后院的小门，走向村外的小溪，走向那片小鸟啁啾的树林，采摘蘑菇，追扑蝴蝶。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和一朵朵漂浮的白云，汗腻了就跳到潺潺的溪流中嬉水，击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绚丽耀目的波光。晚上，油灯下，大家一起围桌吃饭，边吃边听老人讲述祖父过去做官时的一些清廉功德和父亲小时候的顽皮趣事……

六纬完全沉浸在家乡的欢乐中，却料不到一场灾难已骤然降临到她的“头”上。

那天，她象往常一样，起床后拿起木梳子梳理头发。她的手只轻轻一掠，梳齿间带下了许多的头发。她一怔，以为是用力过猛扯下的，却又没有疼痛的感觉，疑惑间，她又下意识地拿起梳子往头上一梳，这一下，扯落的头发更多，梳齿间留不住了，纷纷掉落在地上。她惊慌了，骇叫一声，引得几个表姐妹们赶忙过来。其中一个瞧瞧她，伸出手掌在她的头上小心一抹，就象扯落什么断了根的枯草一样，又抹落了一把。大家束手无策了，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闻讯赶到的一个乡村中医，诊断了半天，也不敢用手碰她的头发，只是告诉她，她得的是一种奇怪的毛发脱落症。

第二天，凄惶惶的六纬告别乡邻，在一位亲戚的陪伴下，急急上路，日夜兼程地赶回广州……

五

六纬仿佛坠落一个黑暗深谷，陷入了绝望和苦痛之中。

回到广州后，短短的几天里，她满头的黑发差不多全部掉光了。头顶光秃秃的，那里还象个姑娘家的样子呵？！

时值初秋。六纬独坐窗前，木木地望着窗外的阴晦天色。细雨连绵不绝地落在院子里，从紫荆、石榴树的枝叶上溅起碎玉般的声音。梳妆台上落了一层灰尘，搁在上面的那瓶大丽菊已枯萎得发黑。六纬再也不敢站到梳妆台前。那天，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一颗光秃秃的脑袋，还有那毫无生气的、憔悴的面容和哭得红肿似樱桃的眼睛。她对镜子里的少女很陌生、很骇然。这就是不久前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的那个身着白衣黑裙、留着过耳短发、脸庞粉白透红、神情腼腆的龙六纬么？当她最终明白，残酷的现实已不可变更时，她将过去在海滩上捡来的五彩贝壳撒落满地，在一阵“哗啦啦”声中，破灭了那五彩缤纷的梦。她曾整天梦想着上大学，而后再出洋留学，在她的未来的道路上，充满了希望和阳光。可现在呢？她绝望地伏在床上饮泣，泪水渗湿了枕上的一大片……

六纬终于病倒了，就象秋风苦雨中，那束枯萎发黑的大丽菊。她常常在心里想：“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吧！”

就在六纬对自己的脱发已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奇迹出

现了。

那是一位银须飘拂的老中医。那天，他看到六纬这么一个清秀、端庄的姑娘，竟遭此不幸，连连摇头惋惜，眼中露出了深切的同情。

老中医默默地坐在六纬的面前，将她的秃顶端详了半天，又伸出手指头，搭在她的脉上，一对已浊黄的眼睛亢奋起来：“姑娘，我要让你头发如初。”

六纬的眼睛一亮，又黯淡下去。几年来，不少来诊治的医师都说可以将她的脱发症治愈，却一直不见效。

老中医似乎已看出六纬的不大信任，只淡然一笑：“你这病起码已得了三年。”

六纬一惊，点头承认道：“四年。”

“初脱发时头屑很多，头皮发痒，几天之内即全部脱光。”老中医沉思着，又缓缓地说。

六纬惊愕地望着老中医，眼睛竟滚落了一串热泪。一束久已陌生的希望之火，似乎已将她那一颗平静得近于冰凉的心重新烘热了。

“从你的脉搏上看，现在你的身心比较清静，只要药物调理得当，头发是可以重新长出来的。”老中医一顿，又告诫道，“这期间，生活一定要有规律，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过分劳累，脑子也不要用得太多，否则引起失眠，将有悖初衷。”

老中医给六纬开了几副煎服与搽用的中草药方，再三叮嘱，这才离去。

果然，二十多天后，六纬久已秃光的头顶上，先是长出了一层又软、又细的白茸发，继而变黄变黑。几个月过去，

她已是浓发过耳，乌黑油亮！

六纬和她的父母简直高兴到了极点。真是绝处逢生呀！六纬终于重新站到了梳妆台的镜子前，拭去那层厚厚的灰尘，镜子里的那个黑发满头、脸色苍白的姑娘，早已是泪盈双眼……

六纬为了表达她对那位老中医的感谢，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绣了一幅很大的中堂画和对联送给他。那幅中堂画绣的是一株枯木逢春、重发绿芽，充满生机的秀挺姿态。那副对联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针一线，绣出了一个曾愤世嫉俗的姑娘所要表达的内心一切。

六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

皖、奉、直各系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势力，分别投靠日本和英美，一时烽烟四起，战火连绵。南方的滇桂军阀则趁机不断派兵进占广东、控制湖南，使全国的局势陷入空前的动荡混乱之中，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政治的腐败与动乱，直接影响到了父亲在官场中的起落沉浮。失意的父亲无可奈何，只好整天借酒浇愁，消极度日。

面对这一切，六纬茫然了。前途在哪里？希望在哪里？那天，六纬走出了小北门大石街，来到珠江边。此刻，残阳如血，她的内心十分怅惘。正值豆蔻年华的她，又想起了那早已破灭的梦，那早已搁浅的理想之船。严酷的事实是，作为

一个久已脱离社会的弱女子，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里，要想寻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也很不容易。生活出现了断层。她就象家中阳台上那笼子里的金丝鸟，再舒适，也只能隔着笼子朝蓝天哀哀叫唤。她打听到，她过去的同学，大多都已嫁人，沦为庸碌之辈。呵，当年大家在一起，对前途对未来慷慨陈词、充满期待的兴奋情景，想来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六纬的眼中渐渐地蒙上了一层泪水。要不是那病，凭她的聪慧和勤奋，她何尝不是一个令人钦羡的留洋学生？

暮色已临，江面上浮现了最初的几点灯火倒影，随着波纹微微抖动，一艘客轮拉长了汽笛，缓缓启离码头，往已模糊的远处驶去，剪开了簇簇泛白的浪花……

“哟，这不是龙六纬吗？”

六纬一回头，只见一个穿着墨绿色平绒旗袍的年轻妇人，在两名身着戎装的年青副官陪伴下，正袅袅婷婷地向她走来，圆圆的脸盘上抹着淡淡的脂粉，唇膏却涂得很红，两条经过描画的柳叶眉又细又长，两耳坠着灿灿的金耳环，拿着白手帕的手指上，戴着几只嵌有绿、红、翡翠的金戒指，显得那么的夺目。

“王贞洁……”六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迟疑地叫了一声。那是她过去在女子师范附中时的一个同学。

“你怎么一个人到了这儿？”王贞洁亲热地上前一把拉住六纬的手，带来一阵铃兰香水味儿。两名副官远远站定了身子。

“你……做了官太？”六纬有些愕然地问。

“什么官太，”王贞洁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两条柳叶

眉飞舞起来，“打了七、八年仗，才混上一个旅长，真没出息！”

六纬默默地望着王贞洁，觉得很陌生、很感慨。

“你呀，整个儿都变了，”王贞洁对六纬怪嗔道，“就知道你得了一场病，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凡事想开点儿，人嘛，只要活得自在就行。”

六纬摇摇头：“只怕身不由己呀……”

王贞洁怜惜地打量着六纬，见六纬的脸色虽然有些苍白，却依然清秀、端庄，心里不由得一动：“六纬，现在你还家里闲着？”

六纬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就甘心这么冷清地打发日子呀，”王贞洁靠上一步，关切地，“说句不该问的话，你到底有中意的男人没有？”

六纬疑惑地：“没有。”

王贞洁用手帕掩着粉腮，小声地：“司令部的一位副师长，嫌乡下的夫人土气，一直没有带在身边。他走南闯北的，尝尽了孤寂之苦，很想另找一位温婉贤达的姨太。你年轻漂亮、气质文雅……”

王贞洁的话还未说完，六纬的脸早已沉了下来。她想不到王贞洁竟会向她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心里很有些生气。但为了顾及同学的面子，她只淡淡地回了一句：“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些。”

王贞洁怔了一下，面露尴尬之色。

这时，从码头走上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军官，两位远远站定的副官，赶忙挺直腰板，“啪”的一声行了一个军礼。

中年军官只微微点头，目光在四下寻视。王贞洁趁机向六纬莞尔一笑：“他就是我的丈夫。时候不早，我要走了。今后你有什么还可去找我。”说罢，腰肢一扭，袅袅婷婷地朝那中年军官走去，留下一阵“橐橐”的鞋跟声响。

六纬仍久久站在那里，目送王贞洁已渐远去的模糊身影，心绪凄惶。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就象周围那浓重的暮气在压向她，压迫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

七

秋叶又黄了。

六纬闲在家里转眼已有两年。那份苦闷、那份孤寂，谁能理解呢？真是大梦一醒，四壁依旧，岁月空渡！

重阳节的前一天，郁郁不志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小老婆，六纬她们管叫小妈。

小妈还很年轻，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之家。据说她的父亲经营的一间丝绸庄倒闭，负债累累，绝望之下，她父亲把手上的静脉割破了，独自踏上黄泉之路，抛下凄苦零仳的妻女二人。不久，她的母亲也去了。经一个朋友的介绍，六纬的父亲娶了她。

小妈长得温婉清秀，肤色白净，说起话来声音柔柔的，也很会体贴人。看得出，年近半百的父亲很宠爱她，与她吟诗作赋，教她仿帖练字，晚上也常常在小妈的房间里度过。母亲的厢房逐渐冷落了。